儀禮紃解

儀禮紃解卷之三

安溪王士讓述

士相見禮第三

此篇主言士以職位相親、始相見之禮。古之君子論行而結交、未遽合也。介以厚其別、辭以正其名、摯以効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是故士相見者、禮之大端也。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邇於辱。慎其交而毋邇於禍也。篇內或士自相見、或士往見卿大夫。或卿大夫下見士。或見已國君。或士大夫見他國君來朝者、以新出仕、從微至著、士爲先。故以士概之也。又天子之孤卿大夫士、與諸侯之孤卿大夫士、其執摯同。其相見之禮亦

當從同。穆亭李氏曰、曲禮云、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此禮若主見人者言、則見之爲往、而復見爲來。若主見於人者言、則見者爲來、而復見爲往。交爲往來而送爲賓主。是以謂之相見也。相見之法、惟敵者爲至備。若降等之客、則有見而不復見者矣、故篇首主士、以備者其儀。至他禮之隆殺、則以是推之。士士讓按雜記文、交有相趨相揖相問相見。朋友凡五等。程子嘗云、納拜之禮不可容易。非已所尊敬有德義服人者、不可。士於相見者、雖視朋友之等尚爲疏、而視相趨相揖相問之等、則已厚。相見則有相拜、必施之于所不可不見者、乃爲不枉也。此篇有經無記。朱子通解、移出數條入臣禮篇、而取曲禮少儀玉藻諸條附入。今悉依古本。

士相見之禮。凡卑於尊曰見。敵而曰見、謙敬之辭也。士讓按天子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凡王制所稱秀士俊士選士造士進士者、皆士也。儀禮中主言士者、實指侯國之士。然其摯不異、則是三等之士禮皆從同。即王國之士、與未仕之士、亦從同矣。**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摯、所執以至而致其志者。君子於所尊敬弗敢質、必執摯以將之。士摯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時、春交秋別。別有倫。雉雌雄不雜也。雉必用死者、為其不可生服也。冬時雉死、形體不異、故存本名。腒、乾雉。夏形體異、故變稱腒。夏用腒、備腐臭也。若存、則先從冬、後從夏。秋則反之歟。左頭、陽也。執禽者左首。雖死猶尚左。以從陽也。左頭奉之、但言執之法。此時賓未執也。凡摯、惟新升為臣、及聘朝

及他國之君來、主君之臣見之、皆有摯。常朝及餘聚會、則無無之。又或平敵、或以卑見尊、皆用摯、尊無執摯見卑之法。檀弓云、哀公執摯見己臣用豐者。彼謂下賢、非正法也。泪邨吳氏曰、容有未仕之臣慕義相見、或此國之士見彼國之士、亦當用摯。又君以下賢執摯、則卿大夫之下賢者、亦宜然。

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此答擯者請事之辭。某子、中間介紹之人。言某子以主人之命命某見、乃敢見也。蓋恭遜之辭。

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主人謙不敢當、擯者致其辭也。

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固請

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此賓再請、而主人再辭也。不敢為儀、言非為外貌、乃實心欲往也。固、堅也。賓對曰、某不敢為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贄、敢辭贄。此賓三請、主人將走出見之。而辭其贄者、為其太崇敬、示謙也。高安朱文端公曰、賓已三請、主人將出見矣。而又辭其贄者、重賓也、亦自重也。重賓、固不敢當其崇禮、自重、故頻辭以觀其誠。賓對曰、某不以贄、不敢見。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此賓自嫌無贄簡畧而主人再辭其用摯。賓對曰、某也不依於贄、不敢見。固以請。主人對曰、

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此賓固請致贄、而主人固辭而許也。

士讓按白虎通義云、相見有贄何、所以相尊敬、長和睦也。故財帛者所以副至意也。杜氏佑云、君子於其所尊敬、必執贄以相見。明其厚心之至、以表忠信、不敢相褻也。陳氏祥道云、不依贄、不足以為禮。贄而不稱德、不足以為贄。劉氏敞云、士相見之禮、必依於贄。以言其道可親也必依於介紹、以言其不苟合也。苟而合、惟小人無恥者能之。四家之說、相兼乃備

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士讓按此即曲禮所謂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主人敬客、則先拜客也。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贄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門、外門也。主人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是

賓主之位，在門內之東西也。其拜則相鄉。其贄則東西訝受於門中。士讓按相見之服，以士冠奉贄見鄉大夫鄉先生之服推之，其皆玄冠玄端爵韠玄裳緇帶黑屨可知。贄，舊說以爲授受于庭。然玩經文無至庭之儀，古人授受不一處。如聘禮賓至近郊，受卿束帛勞，則受於舍門內。諸公之臣，則受於堂。又賓私面于卿，則受幣于楹閒。衆介面，則受幣于中庭。各異也。此士相見，賓擬送贄卽出，未有三揖等儀，則亦如于舍門內而已。及至請見，賓反見時，乃始備揖讓升降諸儀也。

主人請見。賓反見。

請見者，爲賓崇禮來，相接以矜莊，歡心未交也。賓反見，則燕矣。

穆亭李氏曰，賓以送贄爲已得見，故出。主人則以見禮未成，故不送，而使擯者請見之。此與臣拜于階下，而公升之，命之成拜者相似。蓋相見之儀，應有此兩節也。請見而

賓不辭者，賓本爲見來也，而禮所所載，如每門讓客，請入爲席，肅客讓登，諸事，及正席撫席，不問不先舉，等儀。此賓旣反與主人相接時，皆有之，而至相見後，冠昏喪禮一類，皆有請答慰謝之辭，而此闕如者，相見事非一定，辭難預擬也。士讓按注云，反見則燕燕矣。蓋以燕爲安和之義，原非燕飲之燕也，與旣聘而享，有容色，義相類。疏謂此留必不虛，宜有歡燕，則似有燕飲矣。又云此不行禮賓，又似無燕燕飲矣。士難進而易退，斷無初相見遽承燕飲之禮。且主人若卒辦，是用稗秕也。何禮之爲。

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賓不答拜者，禮有終也。凡拜送皆無答拜之法。

右請見 穆亭李氏曰，此士見於士之禮，少儀所謂敵者也。若以卑見尊，則少儀云，

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是也。

主人復見之以其贄曰、鄉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贄於將命者。復見之者、禮尚往來也。以其贄謂鄉所執來者。還贄、謙不敢受也。凡贄不還者、惟臣見於君。云於將命者、不敢斥主人。士讓按賓既見、而主人復見、所謂相見也。不徒曰吾子見、而曰使某見、謙也。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此初辭其來答已也。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贄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此賓再請、而主人固辭其還贄也。主人乃上送贄之賓、賓乃還贄之主人。賓對曰、某不

敢以聞、固以請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不敢以聞、謂不敢以還贄之辭聞於主人也。特固以請於將命者耳。賓奉贄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士讓按經無主人出迎之文、無升堂之文、對語之文、反見之文、足見古人易退之義。禮不煩煩也。

右復見　士讓按儒行云、儒有大讓如慢。小讓如僞。觀士之相見、請者三、辭者三、一贄也而往來致詞者數焉、終之以不受。夫既欲見矣、而先之以不見。既不受矣、而必致之、既受矣、而又還之。不亦如僞乎。然而禮必如是者、非好勞也。所以養人廉恥之心、而長其

愛敬之意也。非然者、或失則徑直、或流爲放誕矣。

士見于大夫、終辭其贄。凡辭、一辭而許曰禮辭、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而不許曰終辭。大夫於士、歴一再而終辭其贄者、以將不親答也。凡不答而受其贄者、唯君於臣耳。士於大夫、降等者也。受贄而不答、則疑於君。答之則疑於敵。使人還之、則疑於待舊臣。是以終辭之。

于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大夫於士不出迎、入一拜、正禮也。亦於門內之東爲之。送再拜、尊賓也。送而一拜者、唯喪禮耳。士讓按少儀所云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是此請見之辭也。云於其入、始云一拜、則惟侯於大門內可知。拜辱後、賓退前、中間亦有友見之節、與士相見同。其異者、士既降等、如先就主人之階、

待辭然後就西階之類。

右士見大夫

泊邨吳氏曰、此卑見尊之禮也。不復見、故惟言見。不謂之相見、士若士之子、冠畢、以贄見於鄉大夫鄉先生、其卽用此禮歟。

若嘗爲臣者、則禮辭其贄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

嘗爲臣者、謂鄉爲其家臣、今爲公臣者也。禮辭之者、異於見爲臣者也。見爲臣則不辭之。禮辭而遂許者、將不答而聽其以贄入。有臣道也。　三禮偹議云、舊嘗爲臣而新升爲公士、如趙文子所舉筦庫之士是也。舊嘗爲臣、則非始見也。亦必以贄者、以始爲公臣而見也。禮辭、所謂爲儀也。惟辭其贄、則不辭其見矣、若公叔文子於僎、則僎直爲大夫矣、其見於文

于、亦當與大夫之見於大夫少異。賓入奠贄再拜。主人答壹拜。入、亦入門左也。奠贄、尊卑異、不親授也。奠而再拜、亦東面也。答一拜者、主人尊也。但言答拜、是不拜其辱也。穆孝李氏曰、曲禮云、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是見爲臣者尚答之。況舊臣乎。亦所以辟正君也。賓出、使擯者還其贄于門外曰、某也使某還贄。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還其贄者、辟正君也。退不拜送、亦異於不爲臣者。上某也、大夫名。辭、辭其還贄也。此初對擯者之詞。擯者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爲儀也。敢以請。賓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還贄而擯者自

爲之辭、主人尊也。家臣稱私、踐、行也。再請而固辭、言家臣不足以行客禮。移亭李氏曰、前章云不足以習禮、其辭出自主人。若賓示之以禮、而欲與已習之也。此云不足以踐禮、其辭出自賓。若主人示之以禮、而欲使已踐之也。

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爲儀也。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

三請而後受贄以去。再拜、象受於主人也。亦訝受之。莫爲之拜送者、亦以爲舊臣也。

右士嘗爲臣者見于大夫

士讓按以此例之、若士所自辟除私臣、而後爲公有司。其見於士、禮當視此矣。

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下大夫、諸侯有五人。鴈取知時、飛翔有行列也、侯時而行、夙夜奉上而有序者、大夫之道。故執鴈。飾以布、謂裁縫衣其身也。維、謂繫聯其足。此謂生執之。左傳死之會、中行文子不趨簡子、皆執鴈。是其事已。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上大夫、卿也。羔取其從帥、羣而不黨也。面、前也。繫聯四足、交出背上、於胸前結之也。如麛執之者、秋獻麛有成禮。蓋左執前足、右執後足也。或曰麛孤之贄也。今文頭爲脰。執鴈與羔皆言維、明其生用也。曲禮飾羔鴈者以繢、則非白布也。左傳死之會、范獻子執羔。魯于是始尚羔。如士相見之禮。大夫雖贄異、其儀如士。亦

有復見。其服宜各朝服。

右大夫相見

士讓按五等邦君、皆下大夫五人。其公侯伯者再命。子男者一命。大國次國皆三卿。小國二卿。公侯伯者皆三命。子男者再命。王制又云、小國之卿一命。此經言敵鈞者相見。若上下大夫之五相見、則經無明文。穆亭李氏曰、意下之見上、當倣上經士見大夫之禮。上之見下、當倣下經異爵者見士、及玉藻大夫見士之禮歟。

始見于君。執贄至下、容彌蹙。

始見於君、通大夫士言。至下、謂當帶也。蹙、猶促也。恭慤貌。如踧踖屏氣之類。三禮館議云、執贄者、以始見故也。雖彌蹙猶爲容、故曰容彌蹙。記曰、大夫濟濟、士蹌蹌、是也。又案、大夫見君、既奠贄階下、當再拜稽首。擯者升之、復

升成拜。畧如覲禮、侯氏見於天子之儀。君士、則奠贄再拜稽首訖、未必有升成拜之法。以燕禮大射儀、士皆無拜於堂者、決之也。

庶人見于君。不爲容、進退走。

庶人、府史胥徒凡民皆是也。容、謂趨翔儀容也。走、疾行。進退走、亦見其不爲容也。士讓按此條不言所贄。據曲禮、庶人之贄匹。取其不飛遷也。春官云、工商執雞。取其守時而動也。大要庶人在官者、有府史胥徒等。而若工商、皆統謂之庶人。且古者民瘼關通。如周官有大詢之典、工執藝事以諫之類。皆得與君相見也。但不必皆用贄耳。

士大夫則奠贄再拜稽首。君答壹拜。

臣以贄見君、北面奠之。拜莫重於稽首。再拜稽首而答一拜者、明君臣之義也。一拜、九拜中之奇拜。據曲禮、君於士不答拜。此以新升爲士、故答耳。云君

答士大夫一拜，則於庶人不答之可知。三禮館議云，曲禮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謂見他國之君，聘禮云公在門左拜是也。此見已國之君，故不拜辱。其儀視舊臣於大夫畧同。所異者，彼再拜，此則再拜稽首。所謂大夫之臣不稽首也。

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贄，曰寡君使某還贄。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

人，蓋通大夫而言，禮無受他人贄法，故奠即還之，亦無抗禮於他君法，故辭即受之。臣無境外之交，今得以贄見他邦君者，謂他國之君來朝，此國之臣因見之。若掌客職云，卿見皆以羔之類，是也。不有，言外之也。不敢辭，尊君也。再拜稽首受，亦若受於君前也。　士讓按，聘使以君瑞爲贄，已惟私覿或私獻而已，非有特

贄。若臣從君來、并無所謂覿獻。或聘使過他邦請帥、則所奠者公幣、亦非有特贄。故惟他國之君來朝、此國之臣見之、有奠贄法也。還贄亦當於門外。舊臣於大夫之還贄、三辭乃受。此不會一辭、所以為外臣也。若聘使於鄰國之君、則稱使臣。燕禮君無所辭賜於使臣、是也。至春秋時有他國之大夫公子、出就他國者。如士會在秦、秦鍼在晉之類。此等亦宜稱外臣。然仕其國、則君受其贄。不仕、則待以辭禮。又當別論。

右見於君

士讓按通篇所載用贄法、惟此節首條及三條之贄受。

凡燕見於君、必辯君之南面。君不得、則正方。不疑君。此特見圖事、非立賓主之燕也。辯、猶正也。疑、度之。君南面、則臣正北面。君或時不然、

當正東面若正西面。不得疑君所處邪嚮之。蓋人臣以正事君、造次必於是。

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堂、謂路寢之堂。升見、升堂見於君也。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　士讓按、升見雖無方階。以立不中門行不履閾之義推之、亦不可正當阼階。君升降處也。

右燕見於君

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凡言、謂凡與人言也。妥、安也。傳言、猶出言也。謂安和其志氣乃言、不可忽遽也。易曰、君子易其心而後語。　士讓按下文博陳言語之儀、則此云凡者、不專爲君言事也。曲禮云、安定辭。程子云、心定者其言重以舒。皆妥之義。

與

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于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大人、卿大夫也。居官、謂士已下。此博陳言語之儀。有事卽言、無妨更言餘事。但各有所主也。士讓按記云在朝言禮。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亦是言當其事。推之士言文行。農言桑麻。商言貿易。工言藝事。莫不當然也。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始視面、觀其顏色可傳言未也。中視抱、容其思之、且爲敬也。卒視面、察其納已言否也。毋改、勿自變動體貌、惟虛心正容以待也。衆、謂諸卿大夫同爲大人者、皆若是、其視之儀無異也

士謙按此節、即申上節與大人言之儀。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遊目、所視廣也。因觀其安否何如。移亭李氏曰、天子視不上於袷、則不得綏視。諸侯綏視、則不得衡視。蓋以是爲敬也。父之尊與君等、然其視之也、時而不上於袷、時而綏視、時而衡視、各惟其宜、是之謂遊目。以主於愛故也。但雖遊目、而亦上不過面、下不過帶。是至愛之中、仍有至敬存焉。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不言則何其行起而已。凡行由立始。起由坐始。

右言視之儀

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蚤晏、以食具

告、改居。則請退可也。君子、謂卿大夫及國中賢者也。志倦則欠。體倦則伸。問蚤晏、近於久也。具、猶辨也。改居、自變動也。卑幼於尊長、請見、不請退。此請退者、緣君子意。移亭李氏曰、以食具告、承日晏而言。蓋因問而或告曰、已屆飯頃矣。則其晏可知。　士讓按少儀有運笏、澤劍首、還屨、三事。與此互相備。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問夜、問其時數也。膳、謂食之葷辛物、葱薤之屬。食之以止臥。

右侍坐于君子

君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此謂君與之小禮食也。先飯、示爲君嘗食也。膳、所進庶羞也。臣必徧

嘗之。飲、以利滑者。食、飧飯也。禮、君旣祭未飧、臣必先嘗羞。嘗羞畢、而啜飲利滑喉中以俟君飧。君命之飧、臣乃敢飧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將進也。謂膳宰也。有膳宰進之、是已品嘗。則臣不須嘗。**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受爵者、於席末。授虛爵者、於相者也。臣先卒爵、亦先飲嘗膳之意。必俟君卒爵者、若欲其酬然。　三禮館議云、此因侍燕食而賜爵。乃君使人授之於其席。已乃降當席末而拜受爵也。未必有面尊如燕禮之爲。至卒爵之節亦與燕禮有行旅異。此惟君臣對爵故承君惠而輒先卒爵也。又爵不言其數、據左氏云、臣侍君燕、過三爵非禮也。此亦宜然。**退、坐取**

屨。隱辟而后屨。退、謂君若食之飲之而退也。屨在西階下。坐取屨、跪而舉之。隱辟、俛而逡巡也。隱則不顯、辟則不正、所謂屏於側也。而后屨、謂納之。少儀云、坐左納右、坐右納左、是也。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辭君與而不辭其降。於已太崇、不敢當也、云不敢辭者、明已不敢與君爲禮也。若君者、不定之辭。君於士、尊卑懸絶、乃降送之、故益不敢當。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大夫則辭者、對上不敢辭是士。大夫、兼三卿五大夫、臣之尊者。大夫起則君與、下階則君降、及門則君送、於此三節皆辭之。大夫位尊、不嫌與君爲禮。

右士大夫侍食飮于君

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先生、致仕者也。異爵、謂卿大夫也。辭、辭其降尊就卑、不敢當也。不得命、謂三辭不見許。無以見、言非敵不可以接見。走、猶出也。先見之、出先拜也。曲禮云、主人敬客則先拜客。三禮館議云、鄉飮射皆有先生君子之文、此經前有侍坐君子之文、不別言異爵。此言先生又有異爵者、可見古人尊德樂道之誠、不以名位爵秩爲拘也。

右先生異爵者見于士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謂擯贊者辭也。三禮館議云、此經、據玉藻釋之、文義自明。非以君命使句、所謂大夫私事使也。則不稱寡大夫句、所謂私人擯則稱名也。士一字爲句、所謂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擯也。則曰寡君之老句、所謂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也。士讓拔大夫私事不出境、而有私事之使者、陳氏用之所謂容有來自他邦而新仕者、是也。

右自稱于他邦之辭

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凡、通尊卑言。執幣、謂以幣相見、及爲使者。趨有二法、疾趨者行而張足。徐趨者舒武、舉前曳踵。此不趨、不爲疾趨。執重幣而加

謹、以進而益恭爲成儀。注今文無容。

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執玉、謂朝君與聘使、執圭璧而行禮時。武、跡也、唯舒武、謂僅舒其武耳。重玉器、尤慎也。踵、足後也。足之前起、而後不離地。則步之促狹。不止於不趨而已。

右執幣玉之儀士讓按此因相見用贄、併及玉幣之儀。其詳見於戴記。大抵此篇當取曲禮少儀玉藻諸篇參考之。

凡自稱于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士大夫、謂見爲臣者。宅者、未仕而家居者

也。剌、剗除也。他國之人、亦謂士大夫也　士讓按孟子云市井草莽之臣、皆就未爲臣言。故劉氏倣補士相見義、亦謂未仕而見於君者、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注以載師宅田之宅、釋此宅字、但主致仕者之居宅。夫臣雖致仕、鄉嘗備職、似不應以市井草莽自溷。今據敖氏集說爲正。

右自稱于君

吳氏泊郵曰、此經蓋主卿大夫士相見於本國者言。若其行於他邦者、則具於聘禮。至自諸侯已上、則具於朝覲會同之禮。　士讓按惟天子無贄、祭天用鬯、其自士相見、上推至諸侯、多有用贄法。

儀禮糾解卷之三終

儀禮訓解卷之四

安溪王士讓述

鄉飲酒禮第四

此諸侯之鄉大夫、每三年正月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禮賓之、與之飲酒于庠也、於五禮屬嘉禮。凡鄉飲酒禮有四。此賓賢能一也。二則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于庠、不貢、三則州長春秋習射于序。四則黨正蜡祭屬民于序。皆行之。至論語云、鄉人飲酒、則鄉人凡有聚會、殆亦做此禮意也。劉氏與之典、據大國三鄉、三歲貢於天子三人。次國二鄉、三歲貢二人。小國一鄉、三歲貢一人。所貢士數、與鄉數同矣。然國有遂數、併公邑采地、豈無所

貢士者。意其君當總校德之大小。取以貢之縱取鄉外、仍准鄉數爲定乎。周道雖失。漢制郡國十月猶行鄉飲酒禮、以正齒位。至唐賓興、主以刺史或上佐。而正齒位則行於季冬、主用縣令。宋貢士之月、以禮飲酒、用州軍事或州佐官主之。蓋本賓興之說。而已仕未仕者、以齒序位於兩廡、則兼取黨正之文。至其登降獻酢之節、較唐尤簡矣。

穆亭李氏曰

周官詳於賓興之法。此禮詳於飲酒之儀。合二經之文始備。然周官主王國之鄉大夫言也。此禮主侯國之鄉大夫言也。其法與儀、當以例互推之。又曰、周官黨正職、專主王國之黨正言。鄉飲酒義、則通王侯之黨正正齒位言。又曰、據射義及書傳則諸侯所貢士、天子蓋試之以行其慶讓之典。然攷之傳記、列國之士、鮮有遠宦於王朝者。意此制之行、直藉

以察列國選舉之公當與否耳。至既試之後、或仍遣歸、使各仕於其國。未必盡留爲王國之用也。　泊郝吳氏曰、此禮爲賓興之飲。按雖三賓之惟長拜洗、樂正之與立者齒、似以齒論。賓則但齒於其黨耳。至賓與介、與三賓與堂下之立者、皆不以齒。爲其以德選故也。士讓按爵齒德、固爲三達尊。然此篇有專重。蓋賢者爲賓、次爲介、又次爲三賓、乃專重夫德也。至尊者席于賓東、亦兼尚爵衆賓之升受爵、以長爲序、亦兼尚齒。不相妨而相成。此所以謂之達。

鄉飲酒之禮。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鄉大夫受法于司徒。三年大比而與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獻之于王。諸侯之鄉大夫

貢士于其君、蓋如此云。

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大夫名父師。士名少師。老於鄉里而教學焉。恒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爲賓、將禮以貢之。其次爲介。又次爲衆賓。待後以次擬貢之。供與之飲酒。士不砥行者。鄉薦非是也。

士讓按謀賓介。王制所謂論秀士是也。周官大司徒鄉遂各職、不言貢士之數。蓋賢能多寡無定。王者寛以取人也。諸侯一所貢、射義注引舊說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者、亦酌其額而爲言耳。古者教化之基起于五家之比、相受相和親。等而上之、則閭胥于敬敏任恤者有書。族師于孝弟睦婣有學者有書。黨正于德行道藝者有書。至州長則大比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焉。人材之成就亦多矣。鄉大夫所謀、蓋亦多擬數人、就中公定、故

曰謀。而非非其人有所要援於鄉先生。亦非非鄉大夫盡寄耳目於鄉先生也。

右謀賓介 士讓按鄉貢于其君。君獻于王。而有慶讓之典。此謀所貴公而慎

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賓禮辭許。

主人再拜。賓答拜。戒。預告也。拜辱。出門先拜其辱臨也。請。告所爲來之事。蓋曰請子爲賓。禮辭許。一辭而許也。不固辭者。學成行修。進仕於朝。上以致君。下以澤民。士素所有志也。 士讓按賓必先拜辱者。此鄉大夫尊崇禮而來。賓乃處士。所宜敬之。非諂也。

主人退。賓拜辱。去又拜辱以送謝之。拜迎拜送皆言拜辱者。蓋一儀而兼二義。

介亦如之。如戒賓也。衆賓亦衆謀之。戒惟遣人。故畧之。

右戒賓介　記、鄉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不宿戒。鄉、鄉飲酒禮也。朝服、玄冠緇衣緇帶素韠素裳白屨也。再戒爲宿戒。禮、將有事、先戒而後宿戒。此直戒之而已。　汨郵吳氏曰、戒賓不言所服、蓋仍謀賓介之服也。

乃席賓主人介。席、敷席也。夙興往戒、歸而敷席。賓席于牖前南面、當兩楹西北。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坐位賓主不相對、尊賢也。　穆亭李氏曰、凡位、室戶之西最尊。次則西階之上爲賓所立、而其位亞於正賓也。故介席此。若東階則爲主位。至賓東之位、則燕禮所以席卿者、而飲射之遵者位於此。賓西之位、則燕禮所以席大夫者、而飲射三賓位於此。此堂上之席次也。　士讓按庠之制、亦東爲房、房西爲室、與廟制同。席賓于牖前、所以

爲最尊者、以其與蹇神同位向也。敬賓如神、可不謂尊乎。冠禮云戶西。昏禮云戶牖閒。鄉飲酒義云西北。司几筵云牖前。雖或在廟或在庠、尊卑不同。然其位向則一也。或疑如此、則正當東西之中乎。曰、不然。東西正中爲扆。此乃於扆爲少西。故曰牖前、又曰西北也。

衆賓之席皆不屬焉。席衆賓於賓席之西。不屬者、不相續也。泊邨吳氏曰、凡席皆不屬。經於此見例耳。若相屬、則升降時必蹴躐席矣。士讓按此言不屬、與鄉射言繼而西者、皆一例設席法、無別義。注疏以各特特貢爲解、固見賓賢能之意。然未的。

尊兩壺于房戶閒、斯禁有玄酒在西。設篚于禁南、東肆。加二勺于兩壺。壺、瓠也。古者以瓠爲尊。後世模範之作代之。而猶存其名。不忘本也。房戶

閒、庠之縣處也。凡設尊、醴則設於房中隱處、取其質也。酒則設於縣處、尚其文也。鄉飲酒義云、賓主共之也。斯禁、禁之切地無足者、所以承尊也。取澌盡禁戒之義。亦名爲棜、大夫制用之。玄酒在西、尚玄也。設篚于禁南、其閒當容人、以酌者北面故也。東肆、篚首從西向東陳之也。加二勺、加于幂上也。

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

解見冠禮陳器章、

穆亭李氏曰、楊信齋謂上篚爵三、觶一。獻賓、獻遵、獻工皆異爵、三也。主人取觶酬賓、一也。此其說是矣。其云下篚觶四。一人舉觶、一也。司正舉觶、二也。二人舉觶、四也。賓則惟三觶、非有四也。惟司正之觶終奠之。一人所舉者、旅畢仍入篚矣。上篚之設、繼禁而南。下篚之設、並洗以西。所以異法者、

堂上夾尊布席、堂下則洗、傍綽有餘地故也。上篚三爵、皆行畢卽奠于下篚。惟一觶終奠于賓席之薦東。不以入下篚。

右設席尊洗

蒲筵緇布純。以蒲爲席、緣以緇布。公食記云、蒲筵常。常、丈六尺也。彼侯禮。此不言常、則其度或短歟。尊綌冪、賓至徹之。冪、覆尊巾。賓至徹冪、臣禮之節。士昏禮夫婦入室、贊徹冪。特牲尸卽位而徹冪。禮可參考。

羹定、肉謂之羹。定、猶熟也。不敢煩勞賓、使之至而久候、故以羹定爲速賓節限。主人速賓、賓拜辱、主人答拜。還、賓拜辱。主人親速而退、敬也。兩言

拜辱、鄉大夫尊賓卑、又擬貢已也。

介亦如之。 如速賓也、

賓及衆賓皆從之。 從、猶隨也。言及衆賓介亦在其中。士讓按速賓固以羹定爲節限、然不可泥。鄉爲地亦廣、賓介所處有遠近、若必待羹定而後速、遠者不幾於緩事乎。爲賓介者當有變通、就館舍以應行禮節限。羹定著其大概耳。

右速賓

其牲、狗也。 用燕禮之牲。燕於君禮爲差輕、鄉飲於臣禮爲差重、故牲不嫌其同。

亨于堂東北。 堂東北、爨所在也。就而亨焉。士讓按牲用狗者、非大賓大祭、故用牲之小者不爲過儉。堂東屬主人方。凡薦俎羞、多自主人之方來。東之近北、非賓主行禮所到處、便於卑者贊行事也。

主人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賓答拜。拜介、介答拜。揖衆賓。相、擯也、有司之習于禮者、門、庠門、賓介衆賓、立位在門外西方北上。一相傳賓主之命、主人乃自出迎。主與賓、正東西相當。介與衆賓差在賓南。主人正西面拜賓。側身向西南拜介、揖衆賓。士讓按主人于賓再拜、于介拜、于衆賓揖、禮之等差也。或云于介亦再拜、文省、恐未然。主人揖、先入。揖、揖賓也。庠惟一門、先入門右、導賓也。至內霤、西向待賓。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衆賓皆入門左。北上。推手曰揖、引手曰厭。入以西為左。賓介等、相引手而入門西東面。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賓升。主人阼階上

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拜。三揖者、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方賓主各向堂塗時、介與衆賓亦隨賓位于庭南、以次而南立。主人升賓升者、主人尊、先升道賓也。楣、前梁。拜者、拜賓至此堂。尊之也。

程氏憬也曰、賓主升階法。賓尊者、於主人三讓、賓則先升。如聘禮主君使卿歸饔餼、大夫先升一等、賓朝服問卿、賓升一等大夫從。又覲禮王使人勞侯氏、使者不讓、先升、皆是也。主尊者、及賓主敵者、賓三讓、既乃主人先升道賓。如聘禮受玉、公升二等、賓升。鄉飲酒主人升、賓升。此主尊者也。鄉射主人升一等、賓升。聘禮賓儐卿時、賓升一等、大夫升。問卿大夫儐賓時、大夫升一等、賓從之。此賓主敵者也。曲禮云、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可見賓主敵禮、亦主人先升一等道賓也。

右迎賓 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敖氏繼公曰、此謂在門內位之時也。賓入門左、位近庭南。介以下又居其南。衆賓若多、則容有北面者。與東面者相繼、當西上。云東者、字之誤也。門西北面而東上、自爲列者耳。士讓按、賓與賢能、與衆共之。自三賓以外皆謂之立者。使有所觀感而興起也。

主人坐取爵于篚、降洗。將獻賓也。篚在堂上。尊南。取爵蓋北面。爲洗而降、故云降洗。東壁吳氏圖說曰、篚以竹爲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尺、足高三寸。士冠禮鄉飲酒少牢俱有篚。且有上篚、有下篚、有膳篚、有玉幣之篚、有飲食之篚。其用不同、而其制則一也。篚用於聘禮燕禮喪禮、其形則方、其所容則五斛。其用以盛黍稷米粟者若多焉。

賓降、

從主人、欲辭洗也。 穆亭李氏曰、賓降、位在西階之西。階上之位、亦宜在西階西。若當中、則妨後升者與降者。

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賓對。

主人重以已事煩賓、故辭降。必奠爵乃辭者、事異則不宜相雜。且為敬也。

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賓進、東北面辭洗。

南面坐于洗北、乃奠爵于篚南、不敢由便也。盥洗、盥手致潔、復取爵而將洗之。進者、少南行于洗西、乃東北面鄉主人辭洗。必進者、示謙下主人。士讓按少儀曰、凡洗必盥。盥則知將洗矣、故賓進而辭之。洗設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則去阼階前尚遠。賓降之位在西階西、乃洗之西北也。故須少南行、方進而東北面以辭洗。

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賓

復位當西序東面。言復位者、明始降時位在此。當西序、東西節也。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沃洗、以枓斢水而沃洗爵者也。主人之贊者爲之卒洗、主人壹揖壹讓升。一揖讓、成儀畧於初。賓拜洗。主人坐奠爵遂拜。拜洗、謝其爲已洗也。因事曰遂。降盥。賓降主人辭、賓對復位當西序。卒盥、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盥、爲將酌、恐手扮汚也。疑、正立自定、有矜莊色。穆亭李氏曰始之盥、爲洗爵也。此復盥、爲實爵也。士讓按疑如凝然之凝。主人坐取爵實之賓之席前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爵

以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賓之、酌酒也。獻進也。少退少辟。進受爵、于席前也。復位、復西階上位。九溪王氏曰、後世鄉飲酒設席。賓東南面。主西北面。皆側席相向。謬矣。士讓按獻賓一爵乃最致敬之爵。易觀國之光、尚賓也。此之謂矣。禮、席不正不坐。坐賓西北、面原向。主人獻賓不正北面而西北面者、以賓在西階東面、席在牖前南面、若獻席正北面、則不顧大賓。若正西面、則不顧夫席。惟西北面獻、斯兩不相背。後世設賓席東南面、蓋解經之誤。薦脯醢。主人之公有司進之。賓升席自西方。升必中席。士讓按疏、席南向以西方爲上。今賓升由西、而注云由下者、以賓統於主人、以東方爲上。且合衆賓席論之、則謂西爲下、亦宜。乃設折俎。牲體枝解、節折在俎。

設之、亦公有司。士讓按下記云、賓俎脊脅肩肺、脊脅肩、乃房脅體解二十一體中之三。肺爲內體、乃氣之主、特用以祭者。升席而後設俎、俎貴於薦也。有殺乃有俎、盛禮也。故下文將燕特請徹俎。而燕禮惟公與賓有俎。若脯醢之薦、則辯有之矣。

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祭脯醢。坐、坐于席。祭以右手。**奠爵于薦西、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奠爵、爲將取肺也。薦西、薦右。將舉、故奠於右。興者、肺在俎、禮取俎不坐也。肺、舉肺、刲離之、本、端厚大者。繚、循紾也。九祭之名、七曰繚祭、八曰絕祭。禮多者、從肺本循之、至於末乃絕以祭。禮略者不循其本、直絕以祭。尚左手、謂舉其左手垂之。嚌、

嘗也。右手在下、以末授口嘗之。加俎必興者、禮進俎不坐、亦猶是。穆亭李氏曰、俎既有足。又設於薦北、坐而取之、非便也。故興焉。加亦興焉。**坐挩手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挩、拭也。爲絶肺染汙、拭以佩巾。啐、亦嘗也。席末、席西端。啐酒者、欲知其旨。領其敬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降席、于席西。拜告旨、謝其甘美也。降席即拜、近啐酒之處。且別于拜既。士讓按告旨、惟賓受正獻一爵有之。其餘俱不告旨。**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卒爵、盡爵也。啐興於席末。盡爵又在西階。益見是席之正、爲行禮也。

必于西階、以向者于此拜獻也。士讓按獻賓一節、賓主各四拜。賓拜洗、拜獻、拜告旨、拜卒爵、以敬主也。主人答拜洗、拜送爵、答告旨、答卒爵、以敬賓也。中閒升降者、賓主各二次。主人之坐儀凡八次。賓之坐儀凡七次。節文多矣。非敬敏以將之、能無錯乎。

右獻賓

獻用爵。其他用觶。 爵一升、觶三升。爵尊、不褻用之。獻賓、獻介、獻衆賓、獻遵者、獻工笙、皆用爵。至酬及旅酬等、皆用觶。士讓按酢亦用爵、記不兼言者酢繼獻爵、且惟賓介於主人各一酢、故言獻以該之。觶以象爲貴、角次之。凡單言觶者、木爲之也。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 謂獻賓介衆賓、獻遵者、獻工笙、皆有薦也。言此以明獻禮之重。

薦脯五挺橫祭于其上

出自左房挺、猶臟也。鄉射禮曰、祭半臓、臓長尺有二寸。是也。膴在邊。挺五、通祭者一、凡六。祭亦挺也。因用以祭、故名。其長六寸。橫祭於其上、於膴爲橫、於人爲縮。左房、東房也。陽方主養。俎由東壁、自西階升。亨狗於東方。熱則載於俎。陳之于東壁。恐人由東階爲便、記故辨之。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介俎、脊脅胳肺。肺皆離。皆右體。進腠。凡牲、前脛骨三、肩臂臑也。後脛骨二、膊胳也。前貴後賤。尊者俎尊骨。卑者俎卑骨。此序體、賓用肩、主人用臂、介用胳。其閒有臑膊、介不用者、蓋爲大夫俎、或二人來、故此闕焉。右體、吉禮所尙。離、猶捲也。腠、理也。進理、謂前其本也。今文胳作骼。以爵拜者不

徒作。言拜既爵者、起必酢主人。士讓按經惟賓介拜既爵、皆有酢禮、故記人明之。

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坐近於拜、故當拜則坐飲、而不當拜則立飲。隆殺各從其宜。惟工不從此禮、以無目、故不使立卒爵、雖坐卒爵、亦不拜既爵。士讓按獻賓介及酢主人之爵、皆坐卒爵。獻衆賓之爵、皆立飲、鄉飲酒義所云隆殺之義辨。

賓降洗、主人降。賓將酢主人以報獻、故降洗而致潔敬。主人亦從賓降立阼階東、西面。賓坐奠爵、興、辭。西階前也。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南、北面。主人阼階東南面辭洗。士讓按洗以致潔敬、一也。

然主人洗則南面賓洗則北面賓辭洗東北面主人辭洗則南面蓋各由階而下各從其便亦禮貴相變也。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人復阼階東西面。始降時位在此。賓東北面盥、坐取爵、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興、降盥、如主人禮。位雖異向其儀則同賓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獻而有酢答正禮也。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酢亦有薦有設、亦主人之公有司也。席東鄉、以南方爲上。自北方、升由下。祭。如賓

禮。自坐左執爵、至坐啐酒、儀則同。不告旨。酒已物也。言之者、別於如賓禮也。亦啐者、貴若欲知其美惡、以拜崇酒然。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答拜。自席前者、啐酒席末、因從北方降、由便也。泊邨吳氏曰、啐必於席末、既席末卒、無轉身蹶席、更降于上之理。故賓啐即從席西降。主人啐即從席北降。事之宜也。此見降由上之非定例。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拜。序端、東牆端。爵奠于此者、擬酬賓訖、取以獻介也。崇、注云充也、言酒惡相充實也。敖氏云重也。謂賓崇重己物、不嫌其薄而飲之。既也。故拜謝之。穆亭李氏曰、賓拜旨、後拜既、仲

已之感者、情宜急也。主人則拜既而後拜崇、致已之歎者、節宜緩也。　士讓按注訓崇爲充實者、蓋對賓告旨以生義。賓嘉主人之味、故啐即告旨。主人自愧其薄、故卒爵乃拜。以爲親飲而知失禮然。併謝賓之尊重相酢也。

右賓酢主人　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　注云、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敖氏云、此儀各一見於經、乃云凡者、何歟、

主人坐取觶于篚、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洗。立當西序東面。　不辭洗者、以酬禮乃主人先自飲之也、自飲亦必洗者、禮宜自潔、象賓之飲已也。　穆亭李氏曰、獻用爵者、以明敬。酬用觶者、以示勸

卒洗、揖

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

賓疑立者、待主人酬已也。酬、勸酒也。酬之言周、忠信爲周。主人將酬賓、恐賓不飲、故先自飲。示忠信之道。讓按酬爲導飲。故先自飲。酬之爲言周者。蓋主獻賓酢、報施稱矣。必酬而後其禮周至。且至旅酬而後其禮周備。故旅酬亦名爲酬也。忠信之說、似非正解。然其爲禮、未飲而拜、示行酬也。旣飲而拜示盡觶也。皆有忠信相示之意。二說相兼、其義始備。

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

如獻禮、如其降後升前之儀。不拜洗、

殺於獻也。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卒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薦西、薦右也。賓已拜、主人奠其觶。賓辭、坐取觶、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復位。辭、辭其奠觶也。坐取觶、示愛也。薦東、薦左也。奠之而不舉、君子不盡人歡。穆亭李氏曰、酬觶、賓終不舉者、以主人親酬不敢當其禮。且介及衆賓未獻、則賓未有所酬也。士讓按、行禮至于酬、賓主各兩酌。主飲二、賓飲一、而禮成矣。薦東為左、就賓席南向言。奠觶於此、示不舉。見禮之有節。

右主人酬賓　凡奠者、於左。不飲者。不欲其妨後奠爵。將

舉、於右。若下經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二人舉觶爲無筭爵始。皆奠于右。士讓按疏云、以右舉之、便也。玩凡執觶皆左手奠右似非爲便。蓋禮貴相變之意歟。

主人揖降。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東面。主人將與介爲禮、賓謙不敢居堂上。士讓按將降而揖、因禮更端。

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如賓禮、如其三揖至于階三讓至當楣拜至之禮也。蓋主人與賓三揖至階時、介與衆賓尚在門左北上之位以待事。注云隨至西階下恐誤。

主人坐取爵于東序端。前受賓酢、卒爵奠于此者。降洗。介降、主人辭降。介辭洗。

如賓禮。升不拜洗。不拜洗介禮殺。介西階上立。士讓按立不言

疑者、正賓禮盛、容亦盛。及介省矣。賓受酬亦只言立、何也。曰、酬亦禮殺也。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獻介拜於其右者、以其爵降於賓也。凡堂上獻酢分階而拜者、賓主二人而已。泊邨吳氏曰、惟獻賓拜於阼、餘皆拜于其右。注以拜於介右、爲降尊以就卑。說不可通于大夫獻禮。士讓按拜於介右、以別於獻賓。記所謂隆殺之義者是。主人立于西階東。立亦不云疑。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自南方降席。

介席南上、則薦脯當在北方、與少牢下篇設侑之豆同。不嚌啐、下於賓。不啐則亦不告旨矣。降席、適西階上也。升席由下、降由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介右答拜。**卒爵必北面、與賓飲獻爵、主飲酢爵之儀同。介右答拜、稍西就之也。

右主人獻介

介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介將洗以酢主人。如初、如於賓酢時辭洗。**卒洗、主人盥。介揖讓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閒。**盥者、將自酌而盥。兩楹閒者、尊之南。授爵于此、以酒者賓主共之也。介不自酌、下於

賓。穆亭李氏曰、授于兩楹間者、以此爵未酌、且視殺於賓酢主人、授于席前之禮。士讓按此與遵者之酢主人、爲儀則同、一則以介卑。一則以遵尊、命義則異。須參考之。介西階上立。立亦不云疑。主人實爵酢于西階上、介右。主人受爵自酌、達介相酢之意。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卒爵而奠西楹南者、擬後取此獻衆賓也。介右再拜崇酒。介答拜。

右介酢主人　穆亭李氏曰、主人所與爲禮。自工外、其拜位與賓同在西階首

以其皆賓黨也。主人拜位，自介以下，則拜於其右，不與賓同位者，不二尊也。於時主人在介右，故奠于西楹南，由便也。介不告旨，主人亦拜崇酒者，敬介如賓也。

主人復阼階揖降。介降立于賓南。主人將獻衆賓，介無事，故降自西階，繼賓而立。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壹拜。三拜，示徧也。此旅拜法。一拜，不備禮也。此答旅拜法。不升拜，賤也。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下，卽南處。降洗，升實爵，于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獻衆賓，總言之也。衆賓則以次升受，長，其老者。言三人，則衆賓多矣。不獻於席前辟尊者禮也。其拜者亦北面，　士讓按

賓爵之下文不言洗、則不復洗可知。言升拜受者三人、則堂下衆賓不升可知。**主人拜送、**於衆賓右。**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此三人也。坐祭、與賓介同。不拜既爵立飲立授、則異。賤故禮簡、自別於尊者。且重勞主人之答已也。位、堂下位。　移亭李氏曰、祭酒必就地、不可以立祭、故坐祭。**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次三人以下也、不拜者、禮彌簡。**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謂三人也。無俎、又既飲乃薦、遠下賓介也。不言不祭、可知也。　士讓按薦亦公有司爲之。**衆賓辯有脯醢。**堂下立侍、無席。不言其數者、非濫也。謀賓介時、衆賓亦謀之。　士讓按衆賓、或賓介之子弟。或鄉人之年輕知學者。經敘獻薦禮俱徧、然後云

主人以爵降。則未徧之先、主人無降階獻之可知。其儀當亦賓爵于西階上。受獻者盡階升堂。降階前坐祭立飮。復位。而公有司隨薦於其位。以序而徧也。

主人以爵降、奠于篚、不復用也。亦奠於篚內。

右主人獻衆賓

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於三人中差有尊者也。惟於始者一爲之洗。餘二人不洗。**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尊樂正、同於賓黨。言薦以該獻、既飮乃薦於其位也。樂正位于西階東、北面。士讓按樂正乃領工而來。主其事而不親歌笙者。猶司馬之主射事而不親射。然樂正不與工飮薦爲序。而與立者爲序。樂正有目者也。**主人之贊者**徹几

燕、沃盥、薦脯醢、設折俎、贊佐禮事者。**西面北上、不與。**西面北上、統于堂也、不與、于獻酒。**無算爵然後與。**燕乃及之、遠下于賓黨也。然則旅酬亦未及之與。鄉飲酒義云、終於沃洗者。是得與旅酬矣。

揖讓升。賓厭介升。介厭衆賓升。衆賓序升。即席。厭、以手相引也。今文厭皆爲揖。衆賓序升、謂三賓堂上有席者、以年長爲序也。**一人洗、升舉觶于賓。**一人、主人之吏。發酒端曰舉。獻禮既備、即舉觶爲旅酬始、示留賓之意。

士讓按此節非即旅酬也。爲旅酬發端耳。蓋以正獻已徧矣。繼此樂方作。後此禮未周。若不使一人舉觶、則前無所延、後無所承。故宜有此一舉。**賓觶、西階上坐奠**

觶遂拜。執觶興。賓席末答拜。席末，尚末降席也。於此答之、示進其位。鄉射亦席末答拜。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答拜。此舉觶者自先飲。與主人酬賓禮相似。降洗、升實觶。立于西階上。賓拜。立者、俟賓拜。賓拜者、將受觶。士讓按上文賓答拜、領其意也。俟其先飲示信、答之矣。至洗賓觶而又拜、所以成信也。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受以興。奠不親授、分卑也。辭、辭其謙也。非親受而云坐受者、明行事相接。若親受然。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坐奠觶于其所。所、薦西少南處。奠之、待樂作後立司正、賓乃取此觶以酬主人、即所謂將舉者於右。舉觶

者降。事已、可降。

右一人舉觶

樂作、大夫不入。大夫之入、當在觶既舉之後。樂未作之先、以助主人樂賓。若樂作之後、則綴於樂賢者。故不入也。士讓按大夫、卽下文所謂遵者、謂鄉所遵法也。其爲見仕者、則於主人爲敵鈞。其爲致仕者、則卽所謀賓介之先生也。主人當戒賓介之會、必兼延請之。存其禮也。不強其必來、優之也。不於正獻酢時入者、正禮本爲貢賢能設、若先至、則遵者齒德爵俱崇於賓、賓主行禮、俱有未安。故酌爲專重而兼及之義、其入必于旣舉觶後、未作樂先。苟遵者綴不及事、則亦無樂賢之誠矣。記人特明之。有風厲之責者、宜留意焉。

設席于堂廉東上。爲工布席也。側邊曰廉。工席在西階東北面以東爲上統於主人也。言堂廉南北節也。鄉射言西階上少東、東西節也。當互考之。穆亭李氏曰、此席相屬。樂正在西階東。工席又在其東。席工之法、自西端始。隨人數多寡而放於東也。工不可居正中、故以西爲節。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挎越、內弦、右手相。四人、大夫制也。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瑟先、序先入也。凡工、瞽矇也。相、扶工也。衆賓之少者爲之。相瑟二人、則相歌亦二人也。在肩曰何。何於左、爲相以右手便也。後首、瑟首向後。越、瑟底孔、所以發越其聲者。以指深入鉤之、謂之挎。內弦、左手側擔之、其弦向身也。右手相、相瑟與歌者皆然。穆亭李氏曰、相工者、天子以眡瞭、

見周官。諸侯以僕人、見大射儀。其輕禮以小臣見燕禮。士大夫以弟子、見鄉射注云賓黨之少者。蓋以庠序中必有肄業之人、所謂弟子也。禮樂之地、以有事爲榮也。又曰、可鼓之處、卽首也鄉飲酒大射言後首挎越、鄉射燕禮言面鼓執越。蓋互言之。前之則曰鼓、有聲者在顯處也。後之則曰首、有聲者在隱處也。因隱顯異其文耳。後首則執尾、尾狹則指入越者曲而深、故曰挎。面鼓則執首、首濶則指入越者直而淺、故曰執。此其異同、旣與君禮變。而飲與射又相變也。內弦並同。若外弦則不可執矣。

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正、長也。云先升者、明其不與工席。

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降立西方、以近其事。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

華。歌者在上、貴人聲也。三者皆小雅篇。鹿鳴、樂嘉賓也。四牡、作其忠孝也。皇華、頌道其奉使不辱也。歌詩必類、于貢賢能歌此、爲尤切。蓋官其始也。望之矣。卒歌、主人獻工。

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凡工賤、獻不爲之洗。左瑟、置其瑟於左。爲受爵便也。一人、四人內之長者。不興受爵、瞽者不能如禮也。主人亦坐授之。薦脯醢、使人相祭。相其祭酒祭薦。工受爵于席、每獻輒薦之。皆與成人禮異。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坐授不興、此指一人。衆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祭飲、獻酒重、無不祭也。雖工不備禮、猶然。辯有脯醢、凡獻皆有薦也。大師則爲之洗。賓

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賓介降、從主人也。主人既洗、揖賓介而俱升。穆亭李氏曰、大師、即國大師。如有事於君所、則所來者工而已。若大師無事於君所、則亦來與此禮。注以爲大夫若君賜之樂、謂之大師。似況。士讓按若有大師、亦在工四人數內。不得溢其數。上文一人拜受爵。如大師來、即其人矣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笙、吹笙者也、凡四人。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和、小笙也、立堂下者、記所謂匏竹在下也。磬南、階間南也、立北面、亦東上如工。笙磬取其同音、故立近之。詩序云、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年豐、宜黍稷也。劉氏敞云、小序謂有其義而亡其辭。亡、謂本無。非亡逸之亡。穆亭李氏曰、堂下之樂、尊者用管。虞書下管、大

司樂亦云下管是也。卑者以笙。此禮及鄉射皆言笙入、是也。燕爲侯禮、亦言笙入、以燕禮輕也。言周官有笙師、又有磬師。此經不見擊磬之人、言磬南則可知矣。又曰、詩三百十一篇。而史記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漢書藝文志亦曰、凡三百五篇。王吉以三百五篇諫。龔遂云、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則餘六篇爲無辭之詩明矣。**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一人、笙之長者。盡階不升堂、賤也。鄭世子樂書云、凡堂下樂皆立、故經不言席。皆非無目者。故經不言相。**衆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凡笙受爵授虛

爵皆盡階薦于所立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相代也。魚麗以優賓嘉魚以樂賓。南山以尊賓。詳見小雅注。小序云、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此笙詩三亦有其義而無其詞。士讓按劉氏敞云、南陔以下六篇、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則小序所云、劉氏蓋疑之也。六詩有聲無辭、蓋如世之洞簫譜然。鄭氏樵云、束廣微補亡六詩。皮日休補肆夏。不知六亡詩乃笙詩。肆夏乃金奏。初無辭之可傳也。據數說、則注皆於幽厲廢棄者、未爲定論。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交作。堂上有歌

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此六詩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妻能循其法度。六篇。敘之原也。故用之爲鄉樂。爲燕樂。爲射樂。爲房中之樂。

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告于賓者。作樂主爲樂賓也。樂正降者。以正歌備。無事也。降立西階東北面。士讓按二南爲鄉樂之正。升歌笙入閒歌。則皆小雅篇矣。然禮盛可以進取。是亦正也。故俱曰正歌。詩云以雅以南。

右樂賓

磬。階閒縮霤北面鼓之。縮、從也。霤以東西爲從。前霤兩端東西鄉。磬設其下。亦如之。此禮特縣。則有磬鍾鎛及鼓鼙。惟言磬者。以其爲

縣之主。且可以取節於鑄故也。北面鼓之。明磬南面。磬蓋在阼階西。鼓在西階東。穆亭李氏曰、大射東西縣、皆自磬而鍾而鑮、以次陳之。鼓鼙則稍離之。彼西縣、縣之正也。東縣之鼓鼙、有爲爲之耳。此在兩階閒、則磬東上。而鍾鑮以次而西。鼓在西階之東。鼙又在其東。皆南鼓。但只一肆耳。士讓按注疏皆以此禮有磬無鍾。今從敖氏說。

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明其異器、敬也。上篚有三爵。獻賓介衆賓同爵。獻工笙同爵。獻遵者公卿大夫同爵。**其笙則獻諸西階上。**謂主人拜送爵也。於工則拜于阼階上。

主人降席自南方。主人席南上。降由上、與介同。乃禮之常。出事之便也。**側**

降。側、特也、賓介不從。　穆亭李氏曰、上降、降席。此降、降階也、將立司正使監酒、非賓介所宜參、故特降。作相爲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正答拜。作、使也。變名司正者、因其正飲酒禮也、禮樂之正既成、將留賓、爲有懈惰、立司正以監之。拜、拜其許、自是以後禮節、司正皆有事焉。記所謂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士讓按燕禮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爲司正。此經以相爲之。相自門外迎賓後、意即遂入而立阼階下。如燕禮射人之位歟。作之必降者、重其監察儀法、不敢遂而命之也。凡禮辭、許不加諾。此無諾者、司正卑也。主人升復席。復升自北方。

右立司正

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為賓欲去留之。告賓于西階上北面。辭者以主人有旨酒嘉肴已受賜也。司正告于主人。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拜。司正立于楹閒以相拜。皆揖復席。再拜、拜賓許也。楹閒、東西節也。兼相賓主、宜於楹少南。

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閒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階閒北面、東西節也。其南北當中庭。奠觶不拜者、獨行禮則不象受觶之儀也。不南面奠觶、亦變於君禮。共、拱手。少立、自愼正其位、所以示表帥之儀。燕與大射、則其位少進。坐

取觶、不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洗觶奠之、示絜敬也。立于其南以察衆。　士讓按司正實觶自飲者、以明是觶爲正儀之故。且以開旅酬之端也。所、卽階閒。取賓主適均也。

右司正舉觶

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司正主人之屬也。無獻者、異於衆賓。因舉觶而薦之、別於主黨。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初起旅酬也。俎西之觶、卽前一人所舉奠于薦右者。　士

讓按賓先酬主人者以正獻時主人酬賓而賓未酬主下此因一人所舉者以酬主之酬而復及介衆賓之酬至無筭爵終於沃洗者皆此觶爲之發端此禮意之所以周流無不徧也。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答拜。不祭立飲不拜卒觶不洗。實觶東南面授主人。賓立飲卒觶因更酌以授主人也。凡所不者皆禮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拜送于主人之西。拜皆北面。正酬不同階。今旅酬同階者禮殺也。賓揖復席。酬主人訖。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皆　初

北面。其將授時，賓則東南面授主人。主人則西南面授介。其已受後，賓則拜送於主人之西。主人則拜送于介之東。皆北面也。士讓授上正獻時，主獻介，介酢主，未有正酬。記所云及介省也。至此，酬方及之。然比正酬殺矣。

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

若有遵者則先衆賓酬之。既則司正乃升也。旅，序也。相旅，謂相旅酬之禮。賓主及介酬時，司正惟相之于下，尊之也。且以主賓介嫺於禮，又各一位，不嫌失禮，不宜監之。至此方升者，衆賓或不久習禮，又同在一位，恐其失禮，故須監之也。於時介酬衆賓，衆賓又以次序相酬。某者，注云衆賓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其字別之。顧氏寧人曰，鄉射禮，某酬某子。注，某者，氏也。古人男子無稱姓者。從鄉射注爲得。如左傳叔孫穆子言叔仲子

之類。**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升相時在西階西、北面。令避受酬者、退于西序端東面。又便其贊上贊下也。**受酬者自介右。**由介東也。北面以東為右。介位在西。衆賓尊介、使仍故位。**衆受酬者受自左。**自第二至堂下衆賓、皆由西受、變於介也。穆亭李氏曰、酬有主道。西為賓。其為介所酬者受於介右。將使介仍居賓方也。其衆受酬者受於左。將使酬者得修主道也。**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嫌賓以下異也。**辯、卒受者以觶降坐奠于篚。**辯、辯衆賓之在下者。鄉射禮曰、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此亦宜然。卒受者無所旅、自飲于上、乃降奠觶也。**司正降、復位。**復觶南之位。以相旅畢、堂上無事。

右旅酬　凡旅不洗。敬禮殺也。疏一人二人舉觶、皆爲旅始、不可不自潔故洗。自此以後旅酬皆不洗。不洗者不祭。不甚潔也。此惟爲旅者言之。若獻酒、雖有不洗者亦祭之。既旅、士不入。後正禮也。既旅則將燕矣。士讓按旅義、鄭注訓序中庸註訓衆。蓋衆以序相酬。二義相足。酬義、注云勸酒也。爲酬賓言也。又曰周也。爲衆相酬以辯言也。又忠信爲周。凡行酒與受酒、無不如法、亦忠信之道也。三義乃備。

使二人舉觶于賓介。洗、升實觶、于西階上。皆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答拜。皆坐祭、遂飲

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答拜。二人亦主人之吏。二人舉觶、爲無算爵之始。至是乃併及介也。正言賓介、明雖有大夫、猶在介後。答拜者、賓於席末南面而答。介於席末東面答。二人先飲、而賓介須其柵及之意故又答之。　士讓按注云、若有大夫、則舉觶于賓與大夫。疏云、以大夫尊於介也。而敖氏云、雖有大夫、猶在介後、說各不同。論分位、則介不如大夫之尊。論行禮本意、則介次于賓。斯須之尊、而大夫平日之尊自若。當此行禮、未必先于介。敖氏據經文似長。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賓介皆拜、皆進、薦西奠之。賓辯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逆降、猶昏禮所謂逆退也

賓介皆拜者、各升席末也。皆進者、一進奠于賓之薦西。一進奠于介之薦南。皆右方也。以位向異耳。舉觶者分卑、不敢授。賓言取、介言受、亦尊卑異其文。退、皆拜送、降。賓介奠于其所。士讓按此二觶、至徹俎後、行無算爵、方舉飲之。各自上而下。交錯以辯也。詳見鄉射篇

右二人舉觶

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以俎。旅酬以前、皆立行禮。至此盛禮俱成矣。酒清肴乾、賓主百拜、强有力者猶倦焉。張而不弛、亦非文武之道。故請坐于賓。將以賓燕也。鄉射禮曰、阼階上受命于主人。適西

階上北面請坐于賓。此亦同也。俎、肴之貴者。辭之者、不敢以禮殺當貴肴。**主人請徹俎。賓許。**亦司正傳請告之。**司正降階前、命弟子俟徹俎。**西階前也。弟子、賓黨之少者。俟徹、俟尊者徹乃受之也。俎、主黨之有司所設。今使賓黨徹者、體賓敬主之義。**司正升、立于席端。**待事也。　士讓按鄉射席端作序端。玩下文賓取俎、還授司正。席端爲近興。然立序端乃進受、較安。**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阼階上北面。介降席、西階上北面。遵者降席、席東南面。**皆立相須徹俎也。遵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今來助主人樂賓、主人所榮而遵法者、因以爲名。遵不北面、以其尊也。今文遵爲僎。或爲全。　穆亭李氏曰、賓

降席自西方。遵者降席、以席東南面決之、則當自東方。

賓設、進止宜先也。主人先介與遵者何也、敬專在賓、從而降也。賓主既降、介應自因而降矣。遵者雖尊而能讓、故最後降。且或來或否不定、故後序之。

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賓從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介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介從之。若有諸公大夫、則使人受俎、如賓禮。衆賓皆降。

取俎者皆向其席。既授弟子、皆降復初入之位。

士讓按還猶轉身也。諸公大夫使人受俎、則亦自取俎以授矣。云如賓禮、見其不自異也。衆賓有薦而無俎、

第從降而已。鄉射徹俎，賓降立于階西東面。主人阼階西面。大夫立于賓南。衆賓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此亦當然。

右徹俎

徹俎，賓介遵者之俎，受者以降遂出授從者。送之主人之俎以東。東適東壁。

說屨，揖讓如初，升坐。說屨者，爲燕當坐也。必說于下者，屨賤不空居堂。其說之，主人先左，賓先右，取相鄉爲敬。東壁吳氏曰，古人於屨，以不脫者致其敬。鄉飲鄉射禮未畢，皆不脫。祭祀尸未設，亦不脫。以脫者盡其歡。升坐燕私則脫之。所謂一舉足而不敢苟也

乃羞。羞，進也。所進者狗胾與醢也。凡燕羞不踰牲。今正俎牲以狗，則羞亦狗之胾而已。醢

則其舊作者，凡禮設骨體以致敬，進羞以盡愛，敬之愛之，所以厚賢者也。**無算爵。**算，數也。賓主燕飲，爵行無數，醉而止也。鄉射禮自使二人舉觶，賓與大夫不與，至反奠于賓與大夫之交，皆是。　士讓按是時，賓取薦西之觶先飲之。介舉薦南之觶亦飲之，各自上而下，交錯以徧也。**無算樂。**燕樂亦無數，或閒或合，盡歡而止。爵行則奏樂，爵止則樂闋也。

右燕

賓出，奏陔。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以陔為節，明燕飲無失禮也。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是奏陔夏則有鍾鼓矣。言以鍾鼓者，庭中先擊鍾，郝擊鼓而奏之。陔夏有聲無辭之樂，金奏之一也。　汨郝吳氏曰，九夏謂之金奏，以其有鍾也。注謂天子諸侯備用鍾鼓，大夫士鼓而

已無鐘則不成爲夏矣。鐘磬縣于阼階之西，鼓當建于西階之東。**主人送于門外再拜。**庠門外東西面拜也。賓介不答拜者，禮有終也。賓主人以下當屨而後出，文略耳。

右賓出

樂正命奏陔。賓出至于階，陔作。記命之之人、與奏之之節也。賓降自西階，恐賓醉失禮，故至階奏之。

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遵者，諸公大夫也。大國有孤，謂之公，與天子之三公同名。如晉有大師大傅可見矣。諸者，不定之辭。大夫兼卿言也。謂之賓者，同從外來耳。云若有者，或有無、來不來、無常也。既舉觶乃入者，不干

正禮也。末乃敘及者、亦以其無常也。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席此二者于賓東、尊之不與正賓齒。亦不加尊於正賓也。三重再重者、以大夫宜異於士。而公宜異於大夫也。　士讓按遵者不屬主、亦不純賓。故設席近於主、亦近於賓。而特成其爲尊。

公如大夫入。主人降、賓介降、衆賓皆降、復初位。如、若也。若公若大夫也。入、入門左。初位、階西以南之位、迎、迎于門內。不拜者、別于賓介。公

主人迎揖讓升、公升如賓禮。辭一席、使一人去之。升如賓禮、則自拜至以後、皆與賓同。辭一席、謙自同於大夫也。大夫則如介禮。

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徹。無諸公、

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大夫如介禮、則不拜洗、不嚌肺不告旨、禮殺於賓。加席上席、大夫再重、是其正、委卷而置之。席端、席北端。有諸公、則席在主人之北、西面。辭而委之者、公惟再重、已謙而卑之也。無諸公、則席在尊東、南面。主人不許其辭者、別於士一重也。其獻禮、詳見鄉射禮。

右遵入

若有諸公則大夫於主人之北西面。其西面北上者、統於公。若無諸公、則南面西上、統於賓也

明日賓鄉服以拜賜。鄉服、鄉飲酒之服。即朝服也。拜賜、謝恩惠也。介不拜賜者、禮主於賓。　士讓按朝服而謂之鄉服、亦猶樂謂之鄉樂。主人如賓服以

拜辱。拜賓復自屈辱也。鄉射禮曰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於門外、乃退、

右拜賜拜辱

主人釋服。釋朝服、更服元端也。乃息司正。息、勞之也。蓋燕之別名。觴之贊者多人。獨勞司正。以其為庭長也。無介。勞禮畧也。司正為賓。不殺。薦脯醢。不殺則無俎。其有薦與正禮同。羞唯所有。用時見物。徵唯所欲。徵、召也。隨所愛者。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告請也。先生、老人教學者。君子、鄉人有德者。云可者、嫌禮輕不必告也。惟言告、是不人請亦不速矣。此禮亦行之於庠。先生君子若與、

位蓋如遵。賓介不與。禮濟則褻。鄉樂唯欲。注、鄉樂、周南召南六篇之中。唯所欲作。不從次也。敖氏云凡國風皆是也十讓按禮盛。則樂亦可以進取。故正禮得升歌笙入閒歌夫小雅。禮輕、則樂亦因而漸殺。故無算樂雖或兼用小雅。而息司正則唯用鄉樂。且唯欲而不拘于篇次焉。注專主周召六篇。敖氏亦可備一說。

右息司正

右鄉飲酒禮 凡二十三節經文止

記古本

記、鄉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不宿戒。蒲筵、緇布、

純尊綌冪、賓至徹之、其牲狗也。亨于堂東北。獻用爵、其他用觶。薦脯五挺、橫祭于其上。出自左房。俎由東壁。自西階升。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介俎、脊脅胳肺。肺皆離、皆右體、進腠。以爵拜者、不徒作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凡奠者於左。將舉於右。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凡舉爵三作而不

徒爵。樂作大夫不入。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其笙則獻諸西階上。磬階閒縮霤北面鼓之。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既旅、士不入。徹俎、賓介遵者之俎受者以降遂出授從者。主人之俎以東。樂正命奏陔、賓出至于階陔作。若有諸公、則大夫於主人之北西面。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筭爵然後與。

終